## 四庫全幸

史部

書 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スピロコローから **殖滿洲正白旗** 一等侍衛乾隆六年 統雍正六年 我定八旗通志 洲正白旗人 馬爾登由前鋒授藍斜侍衛 姓島禮蘇又喀喇官至寧 鳥爾登 舒 赫 徳 古督祭平輕事宜十八年 賞副都統街赴北路軍管十一年還京授鑲黃旗蒙古 多分四月月十 命御前行走五年授一等侍衛六年補公中佐領八年 副都統十二年遷捷軍統領十三年四月派赴金 卡撒攻克水明三層碉雙碉等處及二道山梁十 川軍營七月由馬奈一路督戰奪賊卡四尋調赴 駐守十四年金川平還京十六年奉 一月經署大學士傅恒抵軍管令馬爾登還馬奈 卷一百六十二

聞奉 古優紅給一等功牌二十年二月隨大軍進朔建噶爾 ていり目へいう 命赴北路軍營授恭赞大臣駐防島里雅蘇台十九年 借喀爾喀副都統策登扎卜率兵五百與私積大 獲甚眾事 臣薩喇爾往收烏梁海烏爾登由索郭克接應停 臣努三等分路查緝總辨卡倫事務九月恭賛大 正月以扎哈沁年桑為木特等剛入卡倫烏爾登 翻 放定八旗通志

諭班第訊問至是 諭曰班第奏訊問馬爾登供詞一切推該俱却過於薩 上以烏爾登等查解扎哈沁事城並不往擒处犯巴朗 **刺爾一人夫薩喇爾歸順未久前收獲為梁海人衆** 即有搶擴以伊舊杂準夷習俗初降未知法度是以 姑為寬容若烏爾登等乃満洲世僕亦效準夷之所 光是 又匿所獲鳥混海牲畜 卷一百六十二

彭定四月全世

古鳥爾昼前不住擒巴朗實屬貼惧軍機罪不可追但 八二丁可 新 安定八旗通点 其治罪仍留軍管以別散郊力贖罪五月授三等侍 念次服扎哈沁烏梁海時伊曾隨同効力著加思免 嚴查母得任其狡飾四月期實擬斬監候得 顯係得信隱匿少開数目布圖卸罪者班第等徹底 報伊在軍管已三四年何能将歷年所有一一登記 為是尚可有乎且烏爾昼於收服烏梁海時未将逃 人巴爾報出殊屬外談又将現有牲畜等物開单呈

飯定四百百重 前曰此次鳥爾昼帶領尼魯特年泰等往西路軍營行 命選尼魯特辛桑尼爾錐音等兵赴伊科沿途勒賊授 往二十一年三月叛賊阿睦爾撒納寬哈薩克定西 走奮勉者加恩賞給副都統街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現在追兵劉滅阿巴噶斯哈州等将牧即看領兵前 衛九月授二等侍衛 将軍策楞遣馬爾登以兵一千隨恭暫大臣王保 等侍衛十二月 老一百六十二

人一丁豆八丁 啊 英定八旗通志 上面話之鳥两登奏臣前聞逆賊逃信即請發兵五百 上訓飭之七月達爾黨阿代策楞為将軍負哈薩克伏 **城黨額琳沁亦還門睦爾撒納脫走** 時誠策楞玉保等球縱阿睦爾撒納罪烏爾登以 煩大軍深入逐引兵還鳥爾登追至庫職及複發 追之會玉保誤信布庫努特逃人言賊勢窮覺無 領隊大臣同在軍營華職鎖拿來京 山谷中鳥爾登以百騎誘之出大軍逆擊大敗之

多次四母全書 **韶授三等侍衛在** 上以其言詢原旅赞大臣扎拉豐阿屬實 命仍赴軍营二十二年六月叛賊扎那噶爾布尼瑪等 **乾清門行走尋** 旌克 復請追拿玉保止發兵五十名至庫職及有僅餘 追擒玉保策楞俱謂臣僥倖不允後隨玉保前進 二十八駝又派之逆賊已於臣起行日過貧魔哈 . .....

人足口軍全書 巍許之烏爾登即伴送來京二十四年三月擢一等侍 恩古皆乞降為本特呼里比因請遣弟合爾伯克入 衔 奉檄由株木罕至圖固斯塔老宣讀 将軍兆恵招降布魯特部頭目圖魯故拜烏爾登 将軍富德擒扎哈沁得木齊哈勒拜等五月定邊 襲擊敗之擒其黨美諾和什二十三年三月隨副 自額林哈畢爾噶通哈什河烏爾登偕侍衛瑪瑞 欽定八旗 通志

諭曰現在大軍搜捕馬哈沁并堵截逆四霍集占逃路 麥幣二十八年 遷護軍統領三十 年叙護送達什達瓦 多けばたとして 布為一隊互相策應六月授正監旗蒙古副都統十 為爾登著授恭替大臣與喀爾喀郡王車木楚克扎 羊俱辨理妥協加一級三十一年捏鎮黄旗蒙古 屬衆至伊犁及由馬里雅蘇台鮮送伊犁孳生牛 月以捕嗎哈沁不力革恭賛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一十五年凱旋

大足口事主動 成光水通点 四事 内閣中書十年遷侍讀十三年遷監察御史在軍 書街益文定有傳雅正六年舒赫德由筆帖式授 機處行走乾隆元年七月四川巡撫王士俊盛疏 舒赫德満洲正白旗人祖徐元夢禮部侍郎加尚 十五年二月管健鋭營尋授散秩大臣十二月卒 都統三十三年授左翼前鋒統領兼管火器營三 舒赫徳

上閉疏內有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語發王大臣等 劫三省将軍勘所屬可壁若干站 可駐兵若干酌定人 記遠問治罪二年八月奏八旗生齒日繁 金ダロメノニ 威京黑龍江寧古塔三省土沃可墾若将八旗閉散 壮請 數按户攤給並請照舊例設公庫各首稅務歸併 **則看舒赫德因劾士俊妄發狂論請明正其罪** 分居三省則京城既多勁旅而根本重地更添丁

人王口事 八日 獨 於定八新通点 谕曰舒赫德條奏将各首稅務歸併旗員管理甚無識 之尊乎况當日旗員管理關務者亦指不勝屈惟視 益商民並非為收稅之員身家計也朕日以砥虧康 問訓勉臣工尚恐其不能遵奉而可以謀利之見為 潤以養養賠不知國家設立關隘原以務察好完利 見夜意以為旗人生計艱難若管理稅務則可沾餘 旗員旗地典於民者贖還現存公中收租地分賞 無地之家以十年為期次第舉行部議如所請

多グログとるする 力供職以永受國家忠養之思方可謂之計長久盖 勤示以節儉固其根本之圖為下者當早作夜思宣 椒且各省委辦稅務率多道府等官並無滿漢之别 未必不由於當日收稅之所致也豈可使之復蹈前 身罹重遣籍其家産累及子孫是今日旗員之份乏 此以為利藪故貪黷之風侵蝕之與不一而足因而 必定以為例乎總之為上者施建下之仁惟屬以忠 如滿洲有任道府而廉潔自爱者何當不可派委而

炎定四車全書 未見其為利且貽害於後日此理甚明非所以教旗 員之道亦並非所以愛旗員之心也初雍正年間京 厚其生計之道不可不思而長貪風以為惠下則利 落從之十二月選兵部侍郎六年三月兼辦少軍 史十月奏請秋審緩决五次以上者分別減等發 三年五月還內閣侍讀學士四年七月程副都御 民買米因積弋利價日品舒赫德奏請復設從之 師設官米局以買八旗兵米存貯平輕後議裁市 女定八班通志

蒙古漢軍各十一三營區甲旗幟年人敢壞應酌 **營馬草料俱有定價惟三營草豆每月由五城司** 往蘆溝橋驗放一歩軍營向無帳房披甲等処避 外城五門設銅鐵炮一千九百餘請令工部兵部 留朋扣銀修整母營設鳥鎗百帳房八十一內外 修道遇嚴寒雨雪侵膚請每旗滿洲給帳房二十 擇可用者分置各城残缺者修整八旗演砲時載 統領事務十月條奏八旗三營事宜一内城九門 长一百六十二 火之写事全書 獨人 放定八種通志 貸拮据應核實每馬月給銀二两五錢户部按月 員各管本旗地方以專責成均下部議行十二年 益步軍校三員分管蒙古漢軍捕盗步軍校各一 有議處之條實無頭盗之益請分滿洲旗為三捕 蒙古漢軍各一員輪流值月過盗案與本旗副尉 支放七年六月奏言八旗捕盗步軍校滿洲三員 坊官開時價報户部户部始行支放兵丁先期稱 一體議處一旗地方遼潤一人值月不能遍及雖

聖諭的設筆帖式領催兼司站務而正腰各站經管知 蒙 縣仍委之書役忍多運惧請再派筆帖式領催肆 理三庫十二月赴四川軍營疏言沿途驛逃絡繹 走七月充會典館總裁授兵部尚書尋調户部管 旗漢軍都統九月調鑲紅旗漢軍都統軍機處行 五月調户部侍郎十三年四月無理兵部授正黄 親行通送從之時大學士傅恆經略金川軍務 卷一百六十二

命往雲貴湖廣河南查閱管伍軍装並勘雲南金沙江 命舒赫德為恭賛加太子太保師旋留辦軍需奏言督 務不致格阻下部議行軍需奏銷戲事 程報部存案具接連外國要監亦酌設驛站伴重 驛站之處如何接續抽設酌限日行里数定為章 将省會相接之衝驛未設專員及遠近不接向無 撫咨商皆要務所設驛站應嚴考核請的各婚無 十四年正月 一覧 教記と所通し

欽定匹庫全書 · 的免孫議上游康費銀准将下游節省銀抵補其不足 者令張允隨及承辨各員分貼時古州鎮總兵哈尚 他因放水請移建城垣 補 開通請交部嚴議所糜部八萬餘兩着原辦人 坪銅運無阻其上遊四十餘難多險蜈蚣嶺等十 運銅水道六月奏勘金沙江自新開灘上至黃沙 五灘危險異常仍須陸運總督張先隨奏報一律

肯如所議行十月調兵部尚書十五年六月奏言定例 勃舒赫德相度議奏九月覆奏古州上通都勻下接黎 上以城工未便輕遭 了一一一題一 欽定八旗通志 無庸移城得 将城內行水溝掘寬建石閘隨時改閉可免水患 水入溶江其傍南一水去江較遠仍由水洞八城 阻不能由強洞宣洩屢致水患擬於城外掘溝引 平城西有山水三穿城连江江水倒漾山水為所

**新定正華全書 勅督撫提鎮各就營伍情形酌議将公費名粮於馬兵** 費查東南山多馳驟難施馬兵可稍減西北馬兵 於領的時按名坐扣餘鉤不敷養賠似應酌給公 藤牌兵内扣出情例每百名二分之外請加增数 十居八亦可酌裁籐牌兵全無實用請 額兵百名內扣名糧二分充營中公用奈繕治軍 分以偹公用廷議允行十二月赴浙江會勘海塘 处防路费多不敢該管官每借支存公銀給兵

**鉛舒赫德回京九月** 命馳往銅山辨理黄河决口尋疏言正河斷溜淤墊俟 ここつ 百八五月 類 致定八頭過志 命會勘永定河七工下口十月會審杭州将軍覺羅額 侍郎玉保赴北路軍營防範準噶爾十八年七月 以達瓦齊成刺外達爾扎自立達夷內亂徹防守 爾登安脏案期實解宗人府治罪十七年正月偕 十六年四月

銀定四再百言 聞又奏言洪湖磚工不能經久惟石工為有益查江南 并近水次易運分浴西省採辦於明歲二月到工 之洞庭龍潭等山場及山東峰縣之花山産石料 報 岁 壩王營減壩開放決范公堤數處以資暢洩奏 水兹挑河引溜追埽期冬末竣工至洪湖 張溢工 弘刷督官兵搶該将下游之舊南闕白家墩等 <u>Mar</u> 卷一百六十二

古下部優紀加二級時都爾伯特台吉策凌馬巴什等 上命侍郎嵇璜徳爾敏性治其事十二月奏張家馬路 簡熟諳工程大臣帯工員來江辦理 人民日本 白日 河 灰定八班通志 上命舒赫徳赴鄂爾昆軍營先是有 古合将軍大臣等與薩刺動查拿湖圖克等之便招諭 倫旋逸出 率衆找誠準噶爾宰桑瑪木特追之闌入北路作 及二閘漫口合龍大溜復歸故道得

前日舒赫德等奏車噶爾達瓦齊復作台吉馬張海不 多分に居る言 收降拍服者非因達瓦齊的照庫齊爾噶爾彼此構 攀來亂而始辦也特因鳥 深海追逐策凌直入我卡 <del>籌辨理等語竟未喻辦理此事之古前令将鳥梁海</del> 顧歸順已令薩喇勒暫住卓克索地方宣揚兵勢另 **準噶爾島梁海十九年正月舒赫德奏報恭精達** 青阿药擒瑪木特薩喇勒擒獲烏泉海得木齊扎 **木春瑚圖克等疏至** 卷一百六十二

火之四事金書 在駐割處暫為休息未始不可達瓦齊復作台吉之 降或行驅逐一經辦定於地方長久有益原與達瓦 奏豈非故掣其肘乎若謂薩刺勒馬力疲乏即令其 齊之復作台古與否全無關涉朕曾降古軍營将軍 倫若不懲治必致肆意妄行是以令於此時或許歸 **處何必齒及此尤朕所不解也再 瑪木特已經釋放** 大臣母得偏執已見致今薩刺勒辦理周章今觀此 伊若感恩自必來歸如不歸誠必将此事告知伊台 致定八旗 通点

金りっ 後瑪木特若不來歸亦必一律辦理今應如何防範 策凌等彼時非發兵征討更無善策在舒赫德等以 吉其台吉宣肯晏然即已勢必遣使前來索取逃人 無事獨不思堂堂天朝有如是辦理之法乎今準夷 為既将瑪木特釋放者扎木恭等亦照此釋放便可 不過收入客爾略一籌莫展而已俟鳥梁海辨城之 正值力弱舒赫德尚如此畏怯若遇彼猖嫉時伊等 瑪木特之處亦宜預為留心此時惟遵朕屢次所降 んとこ 卷一百六十

諭曰舒赫他此次差往軍營辦理一切好謬從前行文 諭古仍赴軍管四月 詔回京面領 尺三口事 主旨 蜀 敬定八旗通志  **車噶爾達瓦齊一事自應奏聞請肯遵行乃一面具** 谕旨的谕旌刺勃悉心妥辨舒赫德倘再行從中阻 挠决不宽恕其罪三月奏準噶爾鳥梁海已遠徙俄 奇勒等處種地游牧 羅斯界投誠之家凌等暫在推河拜達里克庫爾

金にはたとう 事乃並未恭奏已屬寬縱及朕諭今查奏復敢巧為 開脱外隊已極着交部将伊前次存記之案一併嚴 自劝微劳即從寬有乎况此原係伊等應行查於之 奏一面即行擅發甚屬錯惧曾将應行察議之處暫 勒克巴木不勒未至調造地方一案伊等公然為之 奏請寬免此等奉調避惧之罪軍務攸關宣得因其 令存記今令舒赫徳等查奏原任貝勒額林沁公格 祭議奏部議華職得 卷一百六十二

古舒赫德着将從前所有加級紀録盡行銷去從寬免 谕将阿陸爾撒納等妻子撒回令會集一處在鳥里雅 古眷屬移住蘇尼特 上斥其辦理錯謬 こううこう 其華職七月輝持台吉阿睦爾撒納來歸舒赫德與 蘇台附近将牧居住復 軍營候 定邊副将軍策楞疏将阿睦爾撒納等大台吉留 放定八旗 通走

新定四库全書 前日舒赫德自去年命往北路軍管所辦諸事動軟車 致書達丸齊其奉動胃珠實出意外朕彼時降旨嚴 張其查拿瑪木特擅入卡倫一案有準喝爾扎那喝 並今舒赫德協同辦理舒赫德在熱河面領訓海指 治罪嗣因果凌馬巴什歸誠知準噶爾篡奪相仍人 爾布差人投書詢問舒赫德並不奏聞請肯竟擅自 行申的及來京時面加訓諭伊亦自知錯謬因未行 心離散實有可乘之機特命策楞為定邊左副将軍 卷一百六十二

ていう こう んき 能不生疑畏且並不候肯竟稱一面奏聞一面辦理 悉移置於戈璧之南相距数千里使其父母妻子分 來歸尚未接見即議会将兵壮屯駐軍營同來眷屬 此何等重大事而率意妄行乃爾那至阿睦爾撒納 經歸命馬知天朝将伊等分遣安棒究屬何意斷不 析離居此豈在天理人情之內在阿睦爾撒納等南 凡所部署事事不合機宜即如阿睦爾撒納等窮蹙 授極為詳明伊二人自到軍管畏葸猜疑毫無壽畫 問 致定八旗通志

好け四月台書 **欲執物不知其出何肺腑方今達夷叠遭内亂所屬** 綏邊境之時策楞舒赫他身膺重寄何與倒好謬至 刺勒係熟悉彼處情形之人既以為可行伊二人必 部落叩關內附者接踵而至此正可以大示懷柔永 勒易三俱以為可行而策楞舒赫徳悉堅執不允薩 並求給與口糧馬匹前往我應接取成衮扎布薩刺 所阻又阿睦爾撒納胞兄及其親子為瑪木特所拘 稱有德濟持台吉率衆一千户亦傾心向化因為水 七一百六十二

八三丁草 上野 於此極盖舒赫德因朕有十月間令伊進京之古遂 職發往黑龍江披甲在京諸子着拿交刑部以為大 有可代其任者國家簡用天臣寄以專聞重任而乖 在恭賛上效力贖罪家產俱看籍沒其子舒常着華 張債事如此實為深負朕思舒赫德着華職以開散 相若而伊親信已久即辦事不當不過申飭議處未 延不得歸家之故又自以同列大臣才具大率與彼 一切苟且辨理其不肯接濟阿睦商撒納者恐致遷 成定八雅 通志

到公四人日本 命以章京街協理為里雅蘇台事務二十一年給副都 上嘉其辨理尚合機宜令來京補正紅旗漢軍副都統 員負恩者戒旋赴鄂爾民塔米爾等處經理阿睦爾 統街九月巡臺站至場克木倫沿途查拿掠馬之 撒納等将牧二十年正月 掠臺站之鳥湯海寬俄羅斯向之索取奏至 厄魯持護送運往軍管口根姓隻至額爾齊斯有 子舒常並授三等侍衛二十二年二月授兵部尚 我一百六十

諭口從前舒赫德在軍管時屢獲重譴朕皆曲為寬宥 訓飭之十二月 上以舒赫德籍作歸計 改定以車全書 天 令其到軍營時傳諭将軍成衮扎布善為協同辦 用凡一切機宜朕俱詳晰面諭切嘱不可復行退縮 因今春西師兩路進期不得其人将伊喚回加恩起 因奏防範沙喇斯游牧内移 書兼鑲黃旗漢軍都統赴巴里坤恭賛軍務七月 致定八旗通志

カ 面 将 記意舒赫德到軍管進兵以來所辦諸 特鳥魯特等游牧招服即當将馬匹收取以益我兵 辨之事違失機宜甚多即如伊等進兵時既将克勒 且諭被避入山中以為恐被我軍作職 侯我兵既過即行叛去以此一端而論即可見其 領訓諭則舒赫德理應盡心相助乃 使城無所施其叛逆伎俩方得制禦之道伊等方 軍成家扎布本係蒙古伊雖經歷戰陣之事然未 事俱不奮勉 致使賊 伊等此次所 有餘

巷山

火足四年上書 歌 欽定八旗通志 幸但西路進兵以來事雖未能就緒尚無挫軍威而 衮扎布矣朕念成衮扎布去歲擒叛賊青滚襟布之 損國體之處若即将伊正法伊反得該過於将軍成 最工文過合計伊前後罪譴即正以典刑亦不足敬 朕諭古詳晰曉諭将軍成衮扎布之所致也盖兵法 忌怯弱而舒赫徳選懦性成兵法忌諱飾而舒赫徳 道路以致疲馬力於無用之地此皆舒赫德並不将 諸事全無成算及朕降古賣諭方且東遮西露往來

諭 給舒赫德頭等侍衛街駐防阿克蘇十月将軍兆恵 常亦因加恩舒赫德復授為侍衛遣往軍營令舒赫 職令為兵丁在軍營自脩赀斧効力贖罪再伊子舒 他既經草職舒常著仍草退侍衛發黑龍江二十三 下愚不移亦屢試而知之矣舒赫徳著加恩免死草 功看伊顏百贳舒赫德以不死然其不足復用所為 追劉逆回霍集占深入被圍

人三日日之首 次次八班通志 賜戴孔雀翎十二月簡阿克蘇銳卒并諸路兵先至者 命定邊右副将軍富徳往提授舒赫徳恭替大臣舒赫 上嘉之授副都統旋捏吏部侍即遷工部尚書鎮紅旗 **德以阿克蘇通葉爾羌喀什噶爾要監設卡倫令** 瑞賊騎五千餘迎戦擊敗之轉戦五日四夜戮賊 滿洲都統 **叫人辦約糧米** 馳援兆恵 軍二十四年正月與富徳合軍至呼爾

命阿桂駐阿克蘇辨事嗣以阿桂護送屯田明人赴伊 聞得 古嘉獎七月舒赫德移駐葉爾羌 提 臣巴禄阿桂在巴爾娃克亦悉精稅往軍營眾應 布 突斫陣城大潰北恵聞鎗砲聲知援至夾擊逆酋 千餘會恭賛大臣公阿里哀督解馬亦至來夜呼 拉呢我看中鎗拜入城遊感什噶爾時恭賛大 卷一百六十二

命國形 古議行二十六年 次足四軍全書 紫光閣 牧羣差務分駐侍衛三年更代均得 関設軍帖式專理田務派陝甘同知通判管粮餉 賦稅臺站酌設伯克阿克蘇鼓鑄騰格以四分存 犁巡查邊徽舒赫徳仍駐阿克蘇先後奏定回城 公六分散給田人阿克蘇庫車哈剌沙爾烏什和 故定八旗通志 主

諭於戸部飯銀内每年賞銀五百两二十八年五月充 御製墳曰屢授重寄亦屢左遷属嚴意懦策厥材賢白 命與侍即聚曰修往訊福建提督黃仕簡恭奏展門洋 經延講官兼署工部尚書步軍統領加太子太保二 衣白水聞黑水信安衆追接爵我重晋二十七年十 行随規案因所辦未得領要奉 二月 百六十二

諭肯指示覆審督撫無收受随規事惟屬員代購物件 **火定四軍全書** 招解總督楊廷璋任巡撫定長從寬留任道府同知落 國史館副總裁三十一年二月署陕甘總督時議修 職治罪有差詳見楊廷璋傅三十年正月暫兼管 屬實 城舒赫徳奏定章程四條一估計工段立標簽以 户部事務充 西寧鞏邑所屬縣及嘉峪關外燉煌玉門巴里坤

詔如所議又奏言甘肅販務緊要部撥城工銀經過多 備次年送到民户口糧料種之需其各省發遣 係灾區請令州縣就近截領給販潘庫另撥項給 辨城工免務避而首運費復撥兵先往楊壘耕作 理聽看工人員擔無分別勘懲 工督辨總辦各員不時嚴惟一在工佐雜分段經 便勘驗一舊坍卸料物分別應用一工員依限程 人犯奏准伊母三人鳥唱木齊一人周流派撥

金グロノ

命偕侍郎邁拉遜往審湖南桃源縣生員林鳳鳴控知 裁十月 籍差苛派二案均期虚抵罪如律因奏雲南大六 縣狄如與及湖北東陽縣監生張舒控知縣永福 七月署户部尚書三十二年二月充三通館副總 按程均派母許私行撥凑銀錢以息浮言而杜好 銀縣給各屬專雇大馬至站差碳核銷如有不敷 不日凱旋各站額設夫馬外應添若干請動司庫 秋定八旗 通志

**新定四库全書** 諭曰非舒赫使那寧弦陳籌辦情形一摺甚屬亦談內 命赴滇與阿里家郭寧壽辦軍務進 駒緬匪旋以家奏 平定車夷田部豈此么曆可比然用馬何當至如許 三千九百通計馬馬十萬餘匹其說甚延試問前者 如計算進兵馬匹一事拘泥成数每兵千名應給馬 弊三十三年正月暫署少軍統領二月授恭積大 **籌辦情形有設法招致投誠語** 

とうえ 徳 朕總不知籍彼奏而朕始悉其端委者然有是理乎 舒赫德性辨此事并屢諭該督撫從長計議乃舒赫 ·共東亦不聞辨馬竭歐若此滇省 等辨糧馬原不無 迪非情理所應有追期 個匪一事朕初無必欲辦理 少有括据朕新正則鄂寧奏摺即已洞監所以家諭 至摺內稱設法招致緬匪投誠所見尤屬荒唐無耻 之多即康熙年問征勒吳逆滇點一帶未始不調集 到海省即張皇其詞匆忙入告有似與省之事 欲定八班 通志 彭

**新定四库全書** 中止逆令明瑞往厳其事明瑞統兵眾入督率将士 弁士所損不及十之一二此軍行實在情事莫不共 豐阿觀音保等殿後擁護東志堅貞預存不肯中道 不顧以致賊匪抄出前路窺伺大管明端自率扎拉 擊斯披靡獨以額勒益額逗遛債事屢促赴援丧心 見共聞至現在籌辦機宜原欲從長審慎並無急於 之意屢降諭古甚明因楊應琚措置乖張其勢難以 輕還之意是以親胃鋒鎬寧為臨陣捐驅陸續回營 卷一月六十二

てこりら かた 待糧珍此聰類於力有何不給而肯效掩耳盗鈴枯 庸懦無能之君臣所為我堂堂大清勢當全風簡卒 來果不必辨理朕即明降諭古暫行撤兵中外聞之 有可乘則整兵繕邊厚集幾追無妨稍需時日使将 不為耻即且緬甸母以詐降為狡槍長技楊應張等 孰不以為光明正大若如舒赫他所奏乃漢唐宋明 之不問而國體所係應行應止亦當随時制宜如機 為掃穴殲渠之計第将軍恭賛既動事効節誼難置 放定八旗 通上

多分四月全十 或有造人乞降之信尚當嚴加拒斥責令免首未身 幸而當分綱紀肅清一切皆專承朕古伊等欲為此 敢再致荒唐為對何一雖朕前竟爾自相刺談至是 於将就完局曾面加訓誠伊亦自以更思已久必不 歸命或遣大頭目實表輸誠庭可允其代奏朕亦屢 都該之奉尚不敢不先行入告朕得及時的敬急令 經前及舒赫德在京早熟聞之即起程前朕處其偏 已屢受其愚即此事賊衆自知得罪天朝懼干申討

奏層功於二萬餘里之外哉舒赫德向在左右承朕 主若如此等事稍有游移則前此底定西陸何以克奏疑朕授意舒赫德所為無論朕不肯受且朕何如 飾况軍國重務宣可自欺欺人設無知之徒聞有此 羊雲騎尉世職 所奏竟爾復蹈故轍着交部嚴加議處部議華職並 指示調度辨事尚能妥協一行奉差輕難專任此次 停止朝廷一舉一動皆臣民耳目所屬何所庸其粉 妖定八班 通点

古籌辦安汎設負養賠無級應行入 觀之台吉大頭目驛送入京查明部落户口安置伊科 命住伊犁經理撫輯尋授伊犁将軍舒赫德遵 命給都統街授恭赞大臣赴烏什辦事三十六年土爾 其餘部衆俱量擇善地分編以居俾烏鳴木齊塔 **扈特汗渥巴錫台吉東伯克多爾濟並各郭拓克** 台吉馬巴什舍楞等全部歸順 爾巴哈台兩處大臣就近統理事

跃定四库全書

欠足可軍 产 上嘉之十一月授户部尚書先是定議移西安滿洲兵 地窪積水滿漢官兵商民同居城疾人衆勘於東 十七年五月舒赫德會同總督文終奏言西北城 地近屯田泉甘土渥使两城形勢聯絡廷議允行 門外半里許建满城一座官署兵房四千八百間 二千駐防巴里坤居西城原任綠旗兵移東城三 九月奏言沙拉博山鉛殿以感員委辨而殿中所 欽定八旗 通志

御賜詩曰伊犁萬里撫軍民不比堂庭取古頻此宣僅 時諭改發伊母交舒赫德嚴行管來三月 金はばんる言 為保障奇因之持用老成人固思舊侣数常聚其奈 兵四十供聽策遣犯百名一半開礦一半輪流種 即准為民從之是月投領侍衛內大臣三十八年 地官給牛種耕具官員三年議級遣犯分别減年 撥遣犯忍聚集滋事請令屯田官一員總理撥屯 二月子舒常责斃家人二名 テャニ

たこり 早 台書 賜黑孤端單總理吏部及户部三庫事務仍兼刑部如 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刑部事務充 嚴題倚獨諄食少事煩正何凝如斯我亦倍精神四 國史館四庫全書館清字經館總裁正白旗滿州都 經筵講官三十九年三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九月 統十月 月加太子太保七月晋 初以原街充 飲定八旗通志

命先赴山東偕額尉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及 命往江南籌辦黃河老壩口堤工因壽張好民王倫假 多云四月百言 賊退踞廢城土岡阿思哈徐續率兵掩擊斬戮數 徐續進直隸總督周元理由故城進會兵至臨清 自徳州進阿思哈由高唐州赴梁家淺會合巡撫 十人城寬入城副都統伍什布侍衛伊琳等入城 **巡撫徐續擒别分兵三路舒赫德與拉旺多爾潛 那教斜梁據臨清舊城** 

. . . . 数百生擒百餘村民俱縛賊來獻王倫自焚死有 署異長保倫等追舊城搜劉薄暮列兵上城周圍 殲戮侍衛音潛圖春寧擊賊於塔灣舒赫德拉旺 多爾濟赴舊城東南隅與阿思哈徐續兵合令委 舊城民房被燉酌給質民修費一難民田籍寒冬 後事宜一城平示諭良民歸里酌給口糧資送 名贼目益嫁梵偉等俱檻解伏誅舒赫徳疏陳善 巡警令侍衛納務扎在北門街要堵賊去路殱賊 . . . i 飲定八旗通志 뒤

欽定四庫全書 賜御用貂尾冠黑旅掛 **数十一月叙功加三級** 及民借倉穀麥本等項緩至明秋分兩年帶徵附 村莊焚掠一空本年錢糧請緩至明秋起改漕米 難傭工竟食照被灾極貨例給四月口糧一城外 買牛五百頭聽小民領用一年後将原價交官歸 官變價入於本案動用一民間牛馬被掠請動好 近州縣俱照此辦理一首逆及有名賊目房地入

御製墳曰土爾扈特安集邊城命入編問速定臨清金 諭曰大學士舒赫德辨理山東逆匪王倫一案迅速剔 命繪入前五十功臣 こうういたい 從前所得雲騎尉世職仍者賞給四十年五月教習 除安輯良善經理諸務俱能過盡心力動合機宜深 川之役未悉端委書古承行時亦賛理三月太山東 可嘉尚看加恩授為御前大臣賞戴雙眼孔雀翎其 疾吉士四十一年二月金川平 欽定八旗通志 主

飲定四库全書 諭口舒寧先因獲罪發住交伊父舒赫德管束嗣復加 本不應交涉外事即或丁元明原係山主應行開採 恩准带叫京乃竟怙惡不悛敢與人交往圖利玷辱 元明夥開煤窑竟屬實有其事舒寧係大學士之子 大臣及侍即和神巡撫楊景索會同詢問舒寧與丁 伊父顏面實屬敗類逸王熊緒隨駕在此因命軍機 承納轉托赞善王無緒關說現将舒寧拿交刑部 民李承納呈控丁元明鑚通伊子舒寧奪開煤室 卷一百六十二

子智有應得看交都察院嚴加議處旋議革任 出至舒赫德自請治罪之處尚可從寬舒寧之生事 其人豈可復留今西造具在一經研訊無難水落石 伊子拿送刑部據實具奏所辨尚是設舒赫德敢於 不法非伊意料所及且於接呈之後愧慎惶悚即将 之勢争佔他人窑座則舒寧之罪更重如審訊得實 之人亦非舒寧所當干預若其理由情虚恃有舒寧 Ŧ

諭曰大學士舒赫徳老成端重練達有為朕御極之初 欽定匹庫全書 的免舒寧於伊犁充當苦差交舒赫德自加責處再行 勞績嗣於西陸無輯歸順遠潘東省劉捕悖逆匪眾 即膺任使宣猷中外四十餘年前此平定明城懋著 淵閣領閣事四十二年充蒙古源流臨清紀器正 充 發往李承納圖佔煤 管謀架控罪亦如之七月 總裁四月卒

聖母孝聖憲皇后山陵大禮扈從前來至期應恭點 神主襄事乃於十九日忽遘時疾即派太醫院堂官診視 こうう シュー 郷 飲定八年回志 内華職降級之案概予開復伊子舒常己諭令馳驛 進京仍親臨賜真加思晋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其任 **陀羅被遣額尉福隆安帶領侍衛十員往真茶酒失** 靡日直內庭兼綜部務勤勞匪解倚此良深兹以 頻加存問以其速強兹逐聞溢逝洪為震悼即賞給 悉心籌畫動合機宜實為國家得力大員自簡任綸 賜於望如例四十四年 諭曰大學士舒赫徳應得封典看加恩仍行給與諡文 銀定四库全書 上臨奠係 御製賜酹詩曰危蹕将襄事中途忽永辭失斯佐惜矣 觸緒總與悲五月 屬我命逢其中外力宣久然給心謹司老成漸凋丧 來京治丧應得即典該部察例具奏

上製懷舊詩列入五功臣詩曰遇順饒有智進製或失 **賛土爾扈歸順經理實妥善六日靖臨清則信資俸** 翰子舒常現官左都御史 幹處理原未久熟代誠可按懷舊不能忘邊然一染 算完以從政人經事實明練優罷屢復用中心情英 彦践歷更老成遂掌然倫海西師頻建功然職在恭 永貴滿洲正白旗人姓拜都父布蘭泰官古此口

欽定四庫全書 交地方文武官次買揚竈餘益名為好益刷因武 年遷即中十一年三月授湖南辰沅永靖道十二 筆帖式授戶部主事乾隆四年遷本部員外即十 向以地近場電私景滋事經督臣李衛奏明發好 年三月擢雲南布政使十一月調浙江布政使十 提督世襲雲騎尉自有傳永貴於雍正十三年由 折鹽之温州台州寧波等府及江南所屬松江府 四年七月署浙江巡撫十五年十二月疏言行銷

随時務察恐啟侵挪扣慰之幹嗣後除地方並無 協平陽協寧海管等武職衙門經辨塩務青以巡 赴道庫支領差升給電收益文武不相統屬不能 網稽查由是商引疏消但從前立法未周致有奉 員領辨較多有浙江提標松江提標黃嚴鎮樂清 所屬之黃、嚴鎮樂清協寧海營均會同該縣具批 文職及不領好本各管無庸置議外其温州台州 行不善今條例八事一向來各武職請領解本徑 火之八月五七

欽定四庫全書 益大使遵照官秤收發仍按冊報益政各衙門以 該鎮中軍辦理責成鎮臣督察其各處司處巡緝 報益政各衙門其好商部程益本外輸等項亦令 使移縣支領據實給發仍令各縣場将收發銀数 山道詳准給領寄貯縣庫給竈時營員會同益大 辨仍歸巡撫部制惟黃嚴鎮係鎮臣經理應改委 杜私售浮收之弊一收發益銀各管俱係副恭於 會同做收起解支發一各管赴竈收益均今會同

ノニリョニノンラ 御 飲定八旗通志 鎮中營協辦寧海縣長事場於塩係寧海營協辨 益係樂清協協辨今温州府會同温州鎮盤查其 收益之弁俱令詳巡撫給發委牌一辨都銀塩應 於歲底令各員會同盤查其黃嚴縣知益係黃嚴 均今台州府會同黃嚴鎮盤查樂清縣長林場婦 盤查宗明場令太倉州盤查仁和場合杭州府盤 江浙提標中營所辨責成西處提督率同寧波松 江二府盤查其温州台州二府令温處道寧紹道

好玩四月全書 四 盈餘項下報撥充鉤有欺隱侵蝕者照侵盜錢糧 尚請領益引每商以四百引為率務今全納課程 查青村下砂表浦三場合松江府盤查但有那移 銷售所賣引益餘利量給飯食公費外餘即好塩 照江浙提標例令該鎮委定升目專司經理廣為 方准領運完足全好再領後塩其給發竈價非實 **動缺将會辦盤查文武各官分别恭處看賠一各** 在無力窮戶不得預行借給一黃嚴鎮收發塩的

ていう ラーハルラ 命照例蠲販永貴奏以知府金洪銓專辦販務嗣因洪 撫先是上年浙省温台等屬偏灾 嚴恭完處下部議行十六年閏五月實授浙江巡 經費現令據實開報其巡塩兵役虚原療禄者逐 緝獲私益者按所獲分別議似一各府協管所收 照兼轄官議處委辦倫升照專汎官議處其實力 一裁法分别應留應革奏定章程有浮收侵扣者 罪之一武職辨益地方有失察私益案副恭等 司 灰定八旗通志

諭曰金洪金玩贩誤公非尋常聞茸之員可比該無僅 欽定四库全書 審盡欠販諸務種種張皇竭愛弟封題重任一時難 請休致實屬瞻徇是以朕見露爾古善之奏即将該 至三矣且水贵辨理未安之處不獨金洪銓一事其 知府華職留省効力而傳諭切責永贵者不啻至再 范廷楷亦以永貴狗庇洪銓劾奏 復奏洪銓玩視民瘼應華職留折効力贖罪御史 鈴辦理不善永贵奏請勒令体致總督喀爾吉善 卷一百六十二

人三司百二十三 城定八旗通志 恩諭暫弛海禁以通商販截留本省及江蘇漕糧八十 存意見轉無補於放灾濟民是以始從寬係惟於其 得其人且浙省現多被灾之處縣易新任反於辨 果能實力妥協辦眼與否以定永貴之去留耳是年 贩恤之事無益若循例議以降罰使該無與該督各 萬石又借撥江蘇湖廣福建江西米五十五萬石 浙東各郡旱水貴先後奏入叠奉 以資眼糧並令江浙二省就近報捐俊秀收納本

諭曰浙省今年春旱成灾本重巡撫永貴竟至張皇失 好云四月 全禮 濟從來辨理販務新無因一省被灾逐歌竭數省之 省既四處告雜不已甚至欲委員遠赴奉天採買米 措完無定見於附近之江南江西福建湖廣山東等 至有心諱飾将來於眼難諸務必数多所搏節則是 力以供其用者故朕降古訓的乃近聞永貴在浙竟 糧且稱脈糶所需必得三百萬石之數方足以發接 色折色以補倉儲十二月

ここつ日 八十つ 間 放定八班通古 ·飛在抱一切政務寬嚴時酌其中至於 販恤灾称每 雙而有諱灾之意是其辦販不妥矣朕子惠元元病 猶以為為百姓起見不妨姑留之以觀後效今乃一 該撫從前并非為民總屬為已其意不過欲多得米 知者若以永貴一人辦理不善竟至灾民失所非朕 以杜朕責防人彈封疆大臣宣宜如此存心耶然朕 石遂可有恃無恐縱事不竟行且得藉以謝灾恭且 不惜加恩格外則十六年如一日此天下臣民所共

銀定四月百十 賞副都統街兼恭養大臣九月 命速往巴里坤辨糧餉事務二十一年五月 上以其辨理奮勉賞按察使街署臨洮道仍 命辨理糧的二十年十一月 者華職來京候古十七年正月發往北路軍營効力 動求民瘼本懷且使各省督撫聞風效尤漸啟諱災 之習所關於民主休息者甚鉅實難再為寬容水貴 贖罪四月

賜玉韘荷賽鼻烟壺三月偕水恵等由額林哈畢爾罕 賞水貴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尋 し、一丁三 八三 一致完八旗、通志 諭嘉官兵同心奮勉 聞 籌辦西路基站是年冬尼魯特率桑達什策凌等煽 的格爾沿逐勒城二十二年二月永貴抵巴里坤 **乱定邊右副将軍北連駐伊母由濟爾哈朗赴特** 具以軍中状

命署西安巡撫未任 上訓飭之十月協辦軍務 彩定四年全書 韶往魯克察克舞理走田事務二十三年三月以侍郎 百石 路進勒五月領兵追賊扎那當爾布尼瑪至孟克 圖翁未獲 齊聞展托克三給刺沙爾等處望種可收三萬六 衛留軍營辦事是月奏派兵三千六百在烏魯木 卷一百六十二

諭令悉心經畫時兆惠兵抵禁爾卷需用馬匹 輸弱其親往祭勘董勘並較量次成分數酌壽水歲次 俟次年早收小麥青禄接濟 較上年多六千餘石除備續聖各處料種外餘級 種從之八月授刑部侍郎十月奏聞展等處收獲 爾增兵二千又奏昌吉羅克倫各增兵千五百聖 第增兵聖種事宜旋奏托克三增兵四百哈刺沙 三萬五千八百餘石足數官兵口糧七月有奇仍 一一 智、 缺定八旗通志

諭令與護軍統領努三協斌逆黨十月四部全平 命明京九月行至庫車這布政使德舒鮮送田人為尼 欽定匹库全書 部永貴处查臺站前至阿克蘇即留駐辦理運送馬種 命來京二十五年六月調倉場侍郎十月疏言每歲漕 艘抵通必於石壩另抵到船由五間轉進追京自 魯特馬哈沁所成永貴奏調率阿克蘇兵搜捕 大通橋下至通州通永關計四十餘里從未大加 事務二十四年六月

命往哈什哈爾辦事六月奏則部三十一城阿奇木伯 記如議速行十二月授左都御史二十六年正月 過半 濟不如為一勞永逸計大挑一次嗣後歲修可省 造就者賞戴金頂學習辦事俱從之十一月授禮 則淺阻賜舟漕運因之遅滞雖每年歲修終無實 克請分别鋳給印信又奏擇伯克子弟及四人 挑沒河身愈高隄好愈犀雨大則冲隄潰好雨少 聞五月奏遣托木齊圖等向霍罕額兩徳尼索所化 欽定四庫全書 添建上石段壩並鑿山石以弱水勢報 勒河東南淡渠四十餘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村 森提斯家等河惟赫色勒布伊提斯家汗阿里克 以資灌既又托庸河水湍急衝刷地弘派伯克等 三處分別圖巴里克河之水尚不足用請自赫色 部尚書二十七年授銀紅旗漢軍都統二十八年 三月疏言田部地越取溉溝渠有赫色勒托庸庫 更更 銀佐八旗退走 包一百六十二

命感割爲什辨事三十三年十月署伊科将軍十二月 命往哈什哈爾辦事八月烏什平 上嘉其辨理妥協下部議叙加一級八月還京二十九 經遊講官三十年三月鳥什用人滋事 魯特有放馬兵盗哈薩克馬轉誣哈薩克一案辨 調吏部尚書三十四年十月調禮部尚書先是戶 年六月充 濟比别斯等處地額爾德尼遵約歸還

欽定四库全書 諭曰永貴自署理伊科将軍以來未能實心任事所辨 詔切責仍交部嚴加查議五月 上以永貴既查出此案情節不即恭奏根究飾詞却罪 傷馬匹銀兩水貴誤将熱河官兵俸的坐扣 事大臣巴爾品為人朦蔽任意審街至是奏請治 罪 殊屬取巧交部嚴議降三級調用三十五年四月 理諸院尚書增海太凉州莊浪滿洲兵丁應賠損 致定八旗通志 1

存亦未據聲明具奏是以令伊來京自應即子華職 但永貴平日尚屬勤慎不至竟當廢棄著加思補授 賠 左都御史華職留任効力行走不准戴用斜頂閏五 哈薩克馬匹一案伊明知巴爾品被人樣散乃隱忍 不奏經朕降古訊問始行奏聞又凉州莊浪兵丁應 任准用頂帶不戴花斜十月署鑲黃旗蒙古都統 倒馬銀两将並無干涉之熱河官兵俸的一併 月授鑲黃旗漢軍都統八月授禮部尚書華職留 

駕未候 飲定四庫全書 上观山東旋輝在京王大臣迎 命紫禁城騎馬四十一年正月無署吏部事二月回禮 國史館副總裁三十八年正月署户部尚書四月署 經遊講官三十六年五月充 部辦事仍署吏部四月 兵部尚書七月仍署户部十月 十一月充 instant ¥ ±

孝聖憲皇后 王 山陵禮成 烘館副總裁四十二年四月恭逢 較交宗人府都察院議處議上 召見而退 上以宗人府議處王公等俱罰俸二年而都察院於程 貴華職留任仍議處都察院堂官十二月充 景伊永貴僅議降二級留任實屬徇情改程景伊永 たころは、エー

大典兼遇吏部尚書五月補吏部尚書七月 諭曰李淑芳在給事中任內當山東逆城王倫倡亂之 欽定四庫全書 見 命水貴暫署大學士敬襄點 命在阿哥總語達處行走賞戴花翎九月管禮部事務 初即奏稱係飢民聚處滋事朕以所言如果有據則 别無合例擬陪之員請以李漱芳題補引 四十三年二月禮部奏儀制司員外員缺主事內 卷一百六十二 174

於劉捕賊匪時留心體訪嗣後舒赫德覆奏細查壽 李淑芳自向各犯詢問亦無以對者是李淑芳前奏 糧食所在多有是飢民酿好之說實係荒唐及城黨 地方官之諱灾職亂罪難輕追因諭大學士舒赫德 要犯就獲解京命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在刑部 張等縣次成俱八九分且逆賊初時搶掠各鄉米豆 公對各犯並無供有因灾起事者朕集衆親鞫復令 之妄衆皆晓然伊又曾奏直隸亦有飢民地方官在 大きしき 五七

欽定四庫全書 芳心術如此豈宜復居言路為世道人心之害范宜 李敢芳等所目擊實無人為之隱飾也是李敢芳肆 往良鄉及黃村東壩各處並未見成潭乞食流民皆 蘆溝橋堵截不令他往而給事中范宜獨尋襲其說 所應得但朕從不肯因言民隱事加罪科道然李淑 卸過更不知其是何肺肠即治以祖惡惑衆之罪亦 行妄言悉屬毫無風影而造作無稽轉数為城控詞 入告因派侍郎禹樸衣守何带同李漱芳范宜賓前

無合例擬陪之員與李淑芳之必得是永貴全不思 前日允其所請令即請将李淑芳陸補員外即並云 應辦之事遂行點派熟意永貴等竟以此試朕見朕 令黾勉自効以贖前愆豈宜曲為寬徇復為陸用非 永貴宣轉未聞知李淑芳現為主事已邀寬典止宜 永貴等奏将李汝芳充會試副提調朕以不過禮部 用已屬格外加恩且其時曾經明路諭旨中外共晚 **賓已華職發往新疆効力而李淑芳從寬以主事改** 、一 プロフを重温

欽定四庫全書 此等伎俩巧為嘗試其視朕為何如主乎朕披閉禮 勢必復行保送御史此乃明季惡習乃永貴竟敢以 李淑芳前此之罪由自取一味心存回護必欲令其 名取悅為事其居心尚可問乎永貴深負朕思看将 待詢而伊即稱為永貴所誤朕因永貴歷任年久是 部奏招以其事必係永貴主意及召見侍郎阿肅不 遷官員外之不已勢必復以即中保題即中之不已 以用為尚書乃伊見朕屢沛渥思漸無忌惮惟以沽

的水贵所有輕車都尉仍留其本身九月奏請爲什地 改前非實心任事必将伊在彼正法以示烟戒三月 載自備資存前往烏什辦事水貴至馬什後若不痛 所有職任悉行華退並拔去花翎加恩賞給三品頂 傳永貴赴葉爾差質訊屬實疏入 侍郎高模勒買田聚金珠野石不發價值並私将 方照阿克蘇例設立義倉從之先是葉爾差辦事 玉石為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所控詳見萬樸 万一 飯定八與通志

諭曰高樸贪婪無尽罔顧法紀實出情理之外已另降 欽定四庫全書 慧賢皇貴妃之任高斌之孫稍為於有也永貴原因 如高樸貪贖負恩若此較伊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係 員缺仍看永貴補授朕於臣工功罪一東大公至正 諭旨将高樸華職嚴審即於該處正法矣吏部尚書 復加思雅用此諸臣所共知共見禍福惟視其人 市恩李淑芳身發重譴之人令辦理此事公正可嘉 之自取朕不稍存成見於其間十月 表一百六十二

諭曰協辨大學士吏部尚書永貴老成端謹練達精誠 命紫禁城 騎馬十月充 赏戴花翎十二月授恭賛大臣四十四年正月回京二 くこり 早かます 事透聞溢近深為較惜看派散秋大臣帶同侍衛十 經遊講官四十五年三月協辦大學士五月調銀藍 数恁中外勤勞懋著雖近覺精神稍哀尚能照常辦 旗漢軍都統四十八年五月卒 月授鑲藍旗滿洲都統九月 · 秋定入蘇通志 光

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賜孫奖如例益文勤子伊江阿襲職現官副都統街葉 銀定四月全書 員前往真殿其任内降革罰俸處分准予開復尋 卷一百六十二